# 員嶠集

四

斗南

孺人柳氏再朞祝文 丁丑正月十九日 児以吾病未行文未達

維歲次丁丑三月壬辰朔十六日壬寅卽我亡室孺人文化柳氏再朞也夫李生師在富寧謫中先於二月初八日送長子冑孝峴以五百七十九韵詩俾以玄酒奠告曰嗚呼弦朏迭汰運若忧駟隙君去世若屬一眴春令三遷陽符再易音容之承秖循夢思每月之遘三夕論二莊肅儀度脩整鬆髮每薦瀹餚輒勤誡甚應嚬長餧應膚脩肆覺起竟晷哀喜交摯近轉疏濶視前半致盡以歲淹無漸愛悶貞壹之氣殫

翁天地實義塵瀛當無疫異有感乃應我心或僾我
身輪轉至萬億次此恨之結定深膠累千迴究故莫
覺所自長兒冒孝半歲來侍今迻暮月遠戒歸鞍欲
於其歸修書相寄孰見孰荅有瀉嫂淚平昔百為必
相吐示諭来以後瑣屑之事詳悉記錄著為文字俾
於祭日代祝侑觶若居室言可避譙誚但恐垂聽冥
裡疢意始余之来主人是庇翁嫗欵慰靜膴餚饎慮
疾適體誠悃不匱窮者易感髓銘高義信如布解舉
索委遺為作詩章為簑傳記其人官隸編商財利視
我奇貨厚外為餌徂歲逢亂南餫覆墜子女及帰抶

飢盡瘁兒以秋覲幸若借騎橐包零瑣可副饕憤男
女羼說屢欲迫出余固敭覿決志尒貳文槀所傳亦
復割棄深愧子貢一言不知捐下半資貤屋如櫃矬
檐頹户出八匍臭上下四匊拳土撒塅菌义盛皴凹
突虫累戛碎衣幘觸縋額臂蟲蜫成窩聯繹輓蚊痛
編樹皮歪啟布置運武坌瀹霧迷燏熾夜卧堛窖背
僂脚致晝排槃案篕傾劉躓每朝糞除縛松為篹童
奴筋疫濫溢畚簣楊藩稀鈌殿獳陵傷阬名生産不
可無罷偶逞陶工甑盎略俑然無可盛楊虙列比為
菩勑粻豫有俅賜　王化絕遠岨俗獷收遣人催徼

豈不還啻反騁桀驁聲吼氣翼謀朝憂夕無一日積
刼運所屆連幺且值填肚甚藪睃簡餲饐既無田地
亦難運至遂以京產有無逋欠畜面獠語訌省雜厠
捫瞼簸斬擄攫特覬巧弄黠儈幻發詐謀慎防機關
正平軒輊見累口腹慚負素志有時獨坐向壁長嘆
邑人来往官復禁鵝清白之身人皆畏忌有過剪扉
側冠躲避數四邨童始講巢燧少無裨益只增鬱悵
猶慰孤寀任勞誨肆雉駭兔逛跡埽言諱水火難資
可通粟穕籍有厚財合成槁敝窮厄之時天亦劇戲
故遣玄冥毒威是恣尧年晉康未足諭譬膝六張勢

稟挾風帥埋軋拓坤旻無平改樵奚告病積勞為祟
奄二三旬糜泔奠漬粥無寸餘粟囊罄寘童丱訴璘
動遺讒誶委頓而歸賴有滆泗児為父憂蘊憃屏氣
戰風檬雪紆歷三四或感誠孝薄有助為歡喜持歸
供具夕食晚而有子犇共昆季文學宗行先德可嗣
伯氏有言是千里驟夫妻相賀作希世瑞及長迎歸
祁二奉觴俱大家人德容嫵湄允見勞瘁為父足悅
復值新正舍生之類竝痔餡糕或率犉特大餽攡腹
家二衍意獨匈耳數百鏖不粹無餘成餚烃遺紺翠
戟腦螯嚨如嚼蒌卉梁粟無望湯餅可議前歲豆稀

久忘醬味素婦送方淹造豆豉和吃海菜賴適老胃
夜燈無油爆松借燈燈欹膳染盪汨寢蔚鼓齣淆龐
靡間不暨甕窶堂室細透籯筒徹旅緇洹如陷窯錘
乍瞬眼法久熏心醉挼竅如塗蓄息莫遂屋茅捲空
隙風鋑剌室如淩陰衣如霜偉凍徹臟胖粟竈倖燈
父子抱卧重疊衣被膚鶩帖鐵交氈附雛呴嗑擦摩
夜久不寐冷緣肩膕水乳駢哂素有奇疾四體梗痺
濡疾肆孿痊臂重腿微癭風寒毒氣緷沸瞚頃詯殊
廬師倒唐北來良已不須醫試宴荷冥痲亟直泉泌
如是虐寒心亦無畏每月朔望名黜官治或慮譽時

忍寒先伺縣隸皂鄰鼜肩交扉時至趣八氣縮色惴
上手順首鞠踹庭位崇堂重茵軼輅高荏盈我糞慈
猶恐詬詈聞名趨退出門安慰往過閨樓一不臨視
帚不窺箠自守謹弦兒或小出奴婢撤飼盎皆鳥散
久郡響屣乳山嘩咽雞樹蘩彙群鴉噪咭間以鴟鴞
鄰歪鑾ㄑ迎娠鬼魁荒磧牧馬危譙鼓吹孤坐念舊
淚如便徂昔在家裡安閒自責房閨精穢君主中饋
飧饘適宜亦置鬲鼏醯醃糝脯恚中甘嗜寇脹帶顧
便體不責窓能飢饟診凉燠衣婉懇歸左右簪珥
亦有幼女粧束精徵我卧松床課兒行誼狀樂無憂

不羙大吏誰謂白首窮畸跋㢘然余性緩且感恩施
人而不戚雖皆簇秤知逾治望不作顧頩日祝 聖
筭遠萬浦冀凍餒之患無所怖悸惟是至恨結在泉
隧速死同歸日夕所企旅櫬兒還紹聲相謂亦紬哀
曲謹篡幽誌盈藝力書俾刻藏壟灵靈覽荅能忘悽
歔兒今告歸期日已亟焉既疲劣伴無童稚頩嶮
嶸峽川浮駛灵應嘿相精思頓費文止意長魂逐身
植嗚呼哀哉尚饗

祭孺人柳氏文 丁丑

恩岭三歲丁丑三月十一日壬寅卽孺人文化柳氏

棄世之再暮也夫李主師晨興痛矣遂告曰嗚呼孺人之歿余既不得一矣暮年撤饋而余不得一視奠薦酌三年已屆而生無望瞻木主而臨塋域矣諠日屢廻而生無望縮茅脊而奠鑪匊悼痛雖極宗無可少抒情曲使長兒鑿稻粱為飯具蒭魚野蔬炳瓣香酹玄酒南向屬之冀歸當於是日餚鼎俎供飯飤於此陋隧又陳菲薄固踈矣然魂之在世猶氣籟在天水泉在地隨在而適雖一時並享於相去二千里地宜無有擾瀆余亦誠惙靈必眷顧而訢爵余亦哀告靈必鑒臨垂醲而悲老物之窮獨也長兒向欵趋是

日還京為作一百七十九韻祭文託之有故而不果
發文亦未達後日児輩歸而讀之一聲長號肝腸欲
寸〻勦折矣

伯氏通德郎行　靖陵叅奉無妄齋先生紀室

伯氏無忘齋先生諱庄泰字和甫我李以　恭靖王
第十子德泉君厚生為始祖高祖諱景稷位至戶曹
判書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孝敏曾祖諱正英位至
議政府左賛成謚孝簡祖諱大成戶曹叅判　贈吏
曹判書先公諱真倫禮曹判書世以忠孝家行顯先
生以先公長子篤執家訓性仁厚和正真率出內外

亡傷害心宗族帰德爲先公世貴而家甚貧先生悯
先妣勤瘁雖惡衣食未嘗以色見羙味未嘗請食在
幼少已如此事長不被羣責讀書不煩糺督及長受
學於雙湖金先生載海已知宗學爲第一義悟解多
出人者全學莫望爲於諸經無不研深而又以易禮
爲故終身治之任以爲已事恥一理之不窮自群書
百家至律曆陰陽等數衆技無不博諦窮探之晨夕
晝夜所讀有課坐卧淨濊以書籍尊庳隨時易程至
忘寢食晚選風痺疾轉動虧人亦不少悯家人迭諫
而不聽記錄成堆不可盡棄敬聖賢書如對聖矣聖

賢書所在疾篤不敢近踰槽不以扶將出入之難苟之凡所知解喜及人而笑之有請問懽然教之不解必欲盈輸之遺憂禮者競就正輒譍援而辯之或義起而折中之人皆奉而為準與人言必名訓以其人所長聲氣和緩誠信無倍忤無迫切或過於仁柔至見人不善惡之加涔濊之相涉見義理之予去就甚牢事執不能屈浮訞不能效待父兄敬謹若不能言見諸弟和說已甚雖日晏見、輒動容相與常以學行禮文相難家行吉凶儀節遵古禮不以異俗有沮或曰儀文盛家祚衰驗之良然先生曰此利害也

非義理也我知遵先聖禮耳先公棄諸子於廉津謫
舍先生聞病亟往未及於數里先公病棄思蒲桃輭
梨先生痛其齎往不及嘗終身不復食前後屢喪盡
其衣禮屢常夢承先顏殆半之平生不問家產業顧
猶致勤於奉先享祀仅物期無少缺必殫誠檢管人
或言家窘宜有節損先生不可曰不能豁生人衣食
將先減祖先祭物耶先祭必澡浴雖寒不廢春秋時
饗非甚故不晉晚雖病幸逢氣候暄暖使兒孫扶將
衣溪衣拜掃信誠禮非親祭時必具冠服扶八位前
檢察慮有遺忽朔望節日祭六孝強病將事平日遠

祖及親族之祀必注不諱寒暑親戚故舊喪葬每先
注不解病亡以此崇焉始祖祠在燕歧世久弛蹟訪
易建宗人推先生注釐先生相便宜立祠公州義朗
村遷奉之裒錢置田修歲祭仪定助邺敦睦之規每
謂子弟曰我家以忠孝謹嚴立法今幾隆殺盡矣爾
書不必師古矣當以祖先為範又常曰科宦父兄所
期望世亦有非義求者而雖享萬鍾何貴古之士大
夫皆以為恥今之士大夫不唯不恥爭為子弟先後
之爾書知我家法豈有是哉不懋文學隨人徼幸
而亡足為終身恥蓋先生亦以治己欲以天德王道

為律勉為在我者而已則後之成不成是不在我者非我所知以是為恒言以是勉後學故雖不甚拘束自然近道知之者惟為道德君子而雖不知者人若告之曰某為不是事必無信之者以古人比之當與荀朗陵陳太丘並論其資稟而遺家之厄不一見於世天之降德其意何有哉　肅宗己亥進士今　上丁未拜　靖陵參奉以聞親病未從仕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二明歲二月壬子葬于坡州長坡原葬歸後未旬月家事頗益大棘兩弟及諸從弟皆竄南北邊道不行命也且不可論於今日

而先生之於家門隆盛之時歿於禍患未作之前其殆殞葵焉六親咸在而備禮焉天之所以報厚德者或在是耶先生娶高灵申氏長城府使義集女訓政府右訓政貞簡公翼相之曾孫宗郝眼其矣有二子二女長子世翊生員少子聖翊出為叔父主罪子長女適趙榮喆少女適鄭國仁主師自幼學先生蒙提誨最多坐浮躁無案得今在二千里絕徼僦馮先生事行精忽耗失不能摹画其仍佛追惟舊日徒有淚涙之徂横丁丑十一月八日季弟主師記

旌頭其十日

北人謂昴星為旄頭其旄頭其者方言聚會義旄頭之稱出史記天官書曰昴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泛世象緯書曰昴七紅團聚宗不小以其胡星故或曰胡語譯是名而此地舊屬北胡時不出耶何其無識方言之偶合也

祭司宅土地神文 二月二十二日

我於丙子秋季敢以飭義薦于神處貧薄不能具仪不敢望臨飫乞察心之忠奸則邀誅而忠則俾安肅俟三載長獲充旺而免疾痾益令我恫悦悸怖不省亦以勉而反顧茲以餅飭時鮮薦明神之毗隲永

祈一室之內歐幽愁而人浮寧謐

讀漢書延篤與李文德書 三月十七

意自超邁無求於世文亦爽朗可諷比仲長生樂志論尤簡整呂晦叔以書座右當也但間或偷別古人語句此東京俗習之蔽退之不謂淺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近今用一律者此也讀者不可以不知

又論李攀龍文 二十六日

攀龍為其母太恭人乞言文曰祖母楊曙於前子憂不肖暨二弱弟長則當薄其產數不予太夫人志又曰祖母持太恭人愈益亟顧若新婦人之不學無識

絶恃乳乃如是邪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毋攀龍亦
既曰祖母而揚其惡至此邪欲矣其母而揚其父之
母之惡至此是亦人邪不識人間倫常之重如日星
之揭雖有離篆月露之小才何足說也

書永叔集古錄目序及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
序書後 初九日

集古錄之寻遠不及趙明誠金石錄然恨不能一觀
第其中繹山碑余謂非斯相筆文亦俗非秦人語蓋
始皇於繹山只立石未嘗刻吾嘗有辨永叔嗜雅亦
不能識破可慨宋無楷法猶有君謨一人君謨楷法

如書劄枚頌者甚卑俗無可貴以此書于周鼓漢婢之下恐不能不忝

題班固評賈馬賛中論秦亡得失後

齊湣王驕倜惛憃讒燕宋賊帝誅樂毅策圮燼餘殘旬月復燕故下齊七十餘城齊人餓斃湣王立法章楮二城於覆滅柅雷擊席卷之鋒終浮間而集舊業田單之才不及樂毅莫難於扶亡莫易於推倾田單能其難而樂毅乃不能其易中村決死守之雖神威固不可奪也賈誼司馬遷論秦之亡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班固恭

之謂不通時變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
朝之才無所陳其巧責一日之孤誤矣賈生之才子
長之識去秦亡不遠籌之審矣非孟堅所量也殽函
之險非擬於莒即墨其富疆不啻百箑劉項新造之
師難望梁生乘勝之執秦之惡雖浮於齊潛餘威尚
在秦之右地猶全掾守之勢非已亡之齊之比也周
朝尚矣過矣但使如劉季者守之乘信之日輸至誠
暴哀痛罹戍漕轉作除苛虐之法崇詩書先王之教
開倉庾起府庫振窮民而賚戰士舉賢能而備禦其
立四十六日人心已翕然雖有百沛公無奈秦何矣

余固謂賈馬籌之審而班生失之武王渡盟津若受辛死微子立輔以箕子假使武王董十乱八百諸侯力戰而爭之果可濟乎何以異此

呂刑辨 六月一日

呂刑之贖蔡氏謂非舜典意舜典贖者官府學校之刑五刑固未嘗贖是臆料者鞭扑不甚若人而特官校爲施勵廉恥耳鞭扑之輕又安有可贖鞭扑而贖初非施鞭扑義也五刑之䙴流之又有䙴流之重宥之輕贖而懲之已豈如後世之君貪財自利者舜何以贖於鞭扑也出於私一金便爲貪果公也萬鎰不

傷廉既有惟正之供復受官校金欵何用也官校之
金不是利取五刑之贖亦不容為至公衆矜之心張
故之八穀贖罪蕭望之議以為開利路傷治化當也
聖人之意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張敞則五刑之閱窠
者不五刑而八穀贖之望之云不其宜歟蔡氏未
勘望之意自舜典誤解坐此穆王以上智之姿享
國久而多心作周游無度聞祁招之詩懲徐子之亂
老歸祗宮悔過度刑如衛武公之抑戒忠厚惻怛之
誠發於訓辭真仁聖之言夫子之所以錄之書者以
帝王典謨訓誥詔萬世以治法也何嘗有示戒者蔡

氏求說不得至謂示戒者設有示戒者周以呂刑而亾果可戒也周以呂刑而亾乎周不以呂刑而亾後世人君何以知所戒乎刑罰世輕世重若謂贖懲之重於舜世宜有其道謂五刑無贖則唐虞之制穆王不能稽而蔡氏乃知之耶故曰豈臆料者然此非蔡之誤傳舜典出考亭恨未以是說質之此篇首章之耄字即篤老之稱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詩曰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是也荒當屬下句集傳藉氏說是也蔡氏欲明下戒說耄荒作一句曰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證以孟子從敷無厭之荒謂史氏貶辭史雖

直書無諱是訓制一代之憲昭示萬世者何可以貶
辭起其牽合信已說性之類是

洛誥雜十月二十六日

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在鎬周公俾請王宅洛親政王
不敢當請周公居洛行天子事如前自欵即辟于周
而已周公不許固請獨予中又成王自至洛留公篤
洛祝册告祭而歸而洛誥一篇叙此事始終耳蔡氏
謂周公許王留洛則何嘗一語許王留洛邪豈終不
以亂為四方新辟自是中又勉王之承叙萬年永觀
懷德結之耶而都洛武王之志天下之中朝諸侯理

四方道里均真王者屬周公終始以是勉王ㄧ以是
歸周公也蔡氏謂如後世留該誣保文武受命終其
身非天子事乃如該世留該之輕耶則命公該者王
歸而公留故曰該即其時語法周公為攷七年一朝
歸王ㄧ何無一言歸公儼然自當只以介司留該任
強之公而已哉亂為四輔者望公以拊諸侯保篤民
伻四方治為王室輔也豈若三輔之輕任哉四之義
何取也洛將介四邑如京兆馮翊扶風耶以明農謂
周公退老尤為謬戾公之責任何如時之艱大何如
殷民之懷舊已甚多方之扇亂無極公可一日自閑

耶此如汲人之要君耶干名耶何以謂退老也君頤未必告老而蔡傳釋為周公及復諭留果然周公奈何在召公阿其告老身之重十倍召公乃先欲退休耶公之意以朝會治化大政大事皆歸王而中又王所不暇須於我須予也我但教王以輔民常性且欲恪后稷公劉之業勤民稼穡如七月篇無逸意蓋只欲坐而贊成其曰作周孚先軍文祖德亦皆贊成意假使周公退老以其富其貴乃學老農為小人事哉此時周公退老在成王痛迫何如而一言不及時與事不可去之義一言無憂遑恳至之意一言無丁寧

惻怛加周公告君奭而從容和平之中卒然及困我
說何也宗廟臣民之重皆所不念而但憂我身之困
邪其曰公無困我者勉勿過自憂勞而已豈加於世
求去困我之粗俗語邪康誥首章藉氏謂洛誥文祭
傳送之意尤不可知首章專為洪大誥治于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也洛誥只公其王注復語更有一語誥
治一語及侯甸男邦采三月哉生魄攝召誥卽已未
也社稷邑之翼日首章明言此七日事也洛誥非七
日事歷叙自公三月乙卯至洛至十二月戊辰烝祭
始末前例各別藉氏只見東國洛三字率尒謂洛誥

甚疎忽甚不勤既無明據古經不可任意移動只遵舊依諱嚴誥治于侯甸男邦而猶命孟侯者孟侯統之也酒誥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衛可據也欽必彩之有由蔡氏以康誥為武王命故也康誥酒誥既偏在歸禾嘉禾之下明為成王所命不合以臆料擅移在金縢上文體明是周公所作妹邦即紂都朝歌武王即封武庚於朝歌不宜一地而二君成王討武庚誅管蔡而後遷懿親賢者封康叔以鎮之何疑焉不然武庚三叔之亂康叔同在一地何妥然無一事異同也武王既封康叔於妹邦以監殷奈何又令三

叔監殷耶奈何誥語至及於勘寇男衛百宗工而無一言及武庚邪三篇之教戒如是丁寧三叔死也其任尤重尤要而奈何捨三叔只戒其少弱弟耶奈何召侯之任不託於管叔而託於少弱弟邪先知三叔之將叛而然耶三叔已死之後故小子封之為召侯豈不明甚乎蔡又以三篇妄言文王不及武王為證周公諸書大率如是若無遷就成王而不及武王蔡又以寡凡篇為證然古人語例何以知之亦安知非周公自道耶古聖人不以豈為嫌語誥之傳失之為甚該辨之

児所論文章及吾文病頗細徹八徴別歳餘知悟詩益高慰心多矣吾復何言然今有所言者以児穉吾言有失案所論因有失案處故也余厭世之為文支曼冗衍不以心錬擇去穢靡散厖亂如土阜之自頽而莫收者讀大史之記喜其文変幻寓奇天包海蓄若精粗美悪之並載弗刪為而其案主意在簡當要約五十二萬餘言無一字蛇下者至武帝以後所目之事嚴密鏡畫尤益有自放則班椽世以刊削精琢非班為長史記不見刊削精琢之蹟其案刊削精琢非班

椽比喜其契於心胷有云〻非謂漢以前文非本色
非謂子長只主刻削嚴密泥於一法百體神幻之中
刻削密緻之意而未嘗不在云角児言太史善於傳
神傳酷吏拘盡其奸細故溪刻密塞已若令項羽信
陵輩酷吏一例雖極工緻已奄〻泉下人大體誠浮
之猶未詳太史至神處商鞅之酷〻於酷吏文自疎
宕而盈其奸細始皇之人輩事為項羽也其紀極簡
密而威猾雄奇之氣振動為竇灌漢之信陵其文麤
獷已甚而豪俠風神縱横於句語之間蓋其傳神之
妙透骨髄心脾而不獨在於須眉之似耳然項羽信

陵傳世唯知流動之美不知精密之妙非班楊韓柳
軍可及常怪蘇子瞻不喜史記今詳之其不喜宜矣
使子長生於宋諸子輩必不喜而排擯之無餘力
矣生在千餘年上擅千餘年宗匠權不待不敢不喜
皆極推崇之則是皆耳食論也子瞻之不喜子瞻之
自詩而瞻量長於當代諸子也正已而物正欲正人
過正已而已不可仰僂而過仰矯緩而反急豈宜厭
世文之靡散而偏於精密偏必有弊故唐末偏過於
險澀宋偏過於順易然文章之矯世如治國之損益
為今之道不可不略存孔明治蜀雖嚴

仁恩祥和行於其間豈若衛鞅治秦義縱王溫舒鷹
擊毛摯邪児云吾近所著人必不肯讀不可讀吾其
幾矣文章之盛如秋儲撒莘藻繪炫心眼而其未深
極至多在人不喜讀者古人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
遠六不曰小慚以為小好大慚以為大好宇周書八
誥尼父錄之秦碑六頌子長記之後人不得不讀之
之不得不熟故雖帝材與知其好最下者敢言不知
好八誥六頌幸遇尼父子長而錄記之若使散在後
人文藁中世果有再倖眼者宇萬世上下豈不長為
未剖之璞不竅之混沌邪児云史記雖豁奥已甚而

油浮春田吾文則無濡澤無變化豈深造之見吾當
盍勉策駑鈍何之道然亦兒讀史記熟見其美吾文
未及熟讀云然第熟讀或有異此見者吾非敢自儕
於子長爾徼寂寞中無以開心且與兒戲之

書進學解後 十一月十日

孫可之曰玉川子月蝕詩聱吏部進學解莫不扳地
倚天句々欲活如赤手捕脩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
不得暇莫不捏摑甚善形狀無以改之其後論者遂
以為其文超前軼後漢所未有客難解嘲不足儗肩
此非知解者淺出而黠炫耀人固似然者而客難解

嘲語多冲澹阻晤驟讀往々有似少趣此文字々著
題有味其所以字々著題有味画即逕於似少趣者
此非起曼倩子雲不足與論也

論東國諺解吐十一月二十六日

東人以方言足文書句絶名曰吐々當足於句絶東
國諺解吐強半足於無句絶處全諸家書　往逕記
吐皆然數百年無一人正之可慨句者如詩家以五
言七言為一句不問長短自成一義乃為句諺解及
往逕吐皆不成一義故不成句不可不意正華本
往書點句非塾師坊生以意臆之者中國自古有句

無此皆徑漢唐大儒手相傳授正於程朱諸儒者當
遵奉勿失我東文章之盛以　穆陵時為最　穆陵
時文章推崔立之為巨手立之編漢史列傳而點句
記出野史鄙俚類閭鄉俚取無聞見學究強自穿鑿
者都不識體段甚可怪笑國初鄭河東麟趾箋高麗
史頗有史體以錢謙益之喜詆人之巫詡之觀而撰
龍飛御天歌其點句皆知體段無一差字四夷館平
上去入皆有洽音釋訓義皆不遠古式　穆陵時文
人視河東畢恭也其案當無及此者似是規例文人
之緒餘有不解之不足為文章士　穆陵以來文人

蓋無識規例者故誤謗解誤記吐而亦無正之者謗解文旨之失不可等止之誤亦何足道

論嶧山碑二十七日

王元美曰徐敬騎溟於字學而筆法未能盡工其所模郭相嶧山碑美則美矣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群游之狀洼想像於荒烟榛莽間其說得矣猶未悟其原出於偽作不惟其刻偽並其文為偽矣偽為秦時物未嘗有嶧山碑文迹則始皇記何以曰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也曰只立石而已議刻而未果刻果刻太史公盡錄後出六頌無遺此初巡第一碑

何為不錄也以嶧山始無文故也此則何以立石也曰秦法先立石後刻始皇若再登嶧山當刻之考本記未再到嶧山也何以知先立後刻也先云上鄒嶧山立石下云訖刻非先立後刻乎其行又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逢風雨禪梁父乃刻兩立石其行又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為其明年再登之罘刻石始有聲豈不明甚乎六頌文各異而法則一律凡援韻處例皆以皇帝字起之嶧山文獨不以皇帝字起之偽作者未勘無疑為六頌皆古質先芒不露驟讀如里談如小兒未了語如絕國異俗語如不甚切要非熟讀

非大目力未易喻其冨蔑徇債不遇子長必不見錄
徨山文不然字ㇾ合俗著題如老舉人科程錬語不
出秦人口氣較然矣又有欵爲而未黙者二世東行
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ㇾ
窃著大臣從者名今碑下只刻二世詔不刻始皇時
從者名亦大踈矣今觀二世詔所刻筆意左輭後大
不如前爲中又有爲不出於一手矣杜少陵之老蒼
不覺其文之誤只云棗木傳刻肥失真元美輩不悟
何足詰也

書贈釋帰簡紙 有序
十二月八日

余慕霞谷鄭先生德義積歲年而屈稍左辛亥春始
八江都拜先生床下聞案學之要其明歲復八當屢
月益有聞洎或往來丙辰八月盡室八江都專為卒
業計再次甲津聞先生已觀化麻徑趍笑至觀塗先
生之胤富平君多官遊京城與我先公同辛亥除余
從幼屢獲謁侍君以先生故百家精華萬方風謠日
月星曆之運音律書數之藝無有不窮其原余亦有
一二與聞者先生以大塗考終洎六年辛酉君亦以
壽卒余平生幸不見擯當世之君子得從事聞緒言
求衆矣屢拜至親習而愈益敬畏不敢少解者獨於

先生見之蓋先生之學專於內案於已如喬岳之蓄
大海之藏榮華不顯於外待接人言辭詳盡仁和旁
暢而人自畏之也余識淺不敢知造道至何地而槩
其去外誘存案理則無餘境矣古所謂篤恭者先生
其幾矣德音之悶愈久而愈悅服不能忘者獨先生
耳冨平君卒時有三岭幼女與余少子年相比余以
慕先生深自託為婚媾歲壬申迎入門有遺風恫所
望大愛之越四年乙亥春謫北塞無生還期思戀之
情結轖跼蘊不可名狀新婦家貧甚每匄求異味遠
餉之今又得鮫綃三十四尺湖顙數枚請余書欵留

藏慰久別懷余嘗其孝思為作詩因卒原慕先生之
德而書及之

爾為大賢孫詩禮重在胎弱岭上我門肇動迓安排
孝敬故應有每顧感我曠情愛未分明匆匆別離衮
白山一為客黃鍾三易灰荒日帝裁蒼思戀萬山堆
音信動半歲浮書淚先開姒婦名累牘字字輸誠皆
不有寒餓逼異味投求該駢手勤縫倍遠詣慮攬乘
分列慫心眼色色彩可又柚榴無魴珍菲救閒腹膜
蒸棗產安邑酪眼出珠厓北味不投脾強啜屢嘔哇
得此心骨香自哉是仙才但不稱纍孽恐召逾分灾

常時雖久飫于今異生涯今春寄長帰一号具頼楷
先後有所須難為低筆煤知心不言中甫能労餽財
鮫綃合毛楮細膩軽雲裁中山絶頂穎鋒勁勢透脇
惟願得心畫長如威仪陪祓請惶恐甚誠發不能挨
嘉汝孝思敦五言辞韻諧真書掩魏晋備露痕折釵
閒暇誦且摹見識足栽培況汝原所生處身異凡儕
甫祖文康公太空争無埃壽星耋代見瑞世耀南陔
秋野百穀成節菁並萋羅山岩萬丈高可敬不可階
幽蘭自蘊馥不改渾凡茅先生等軍人典籍慕魁巍
周遼幸及身生世不恨晩能見不能由志業恨脩頽

處窮雖自強所得何有哉汝宜誦先德奉持加謹
聞汝別我後謝家罕往來慈閫思念若始若不聞猜
長伴長狀屋小姑與之偕酬酢誦我詩淚子被兩頰
氍毹在漱漑不啻丈夫材相勉篤行義家法媲柳崔
當今後世人鍾郝並稱佳使我不憂家長沐 聖恩
恢頌祝而權抃優遊送殘骸

答令翊書 十日

汝書云大人今所處憂愁窮苦死與比而每向人只
說安閒自在致京至親書亦然甚非涉世道蓋吾生
平言行皆率意而作不慮後來利害之何屋汝能為

處至此吾可以免罪矣洋以今名終嘉悅殊甚吾當
速圖改昌之後對人言握筆書愁苦之說終不出只
要言安樂如前及究之有以也余蒙　聖上天覆之
恩生於萬死之中一息未泯前死非沐　恩涵　澤
之日凍餓憂戚死非至樂頌祝惟忭以卒殘生不亦
宜乎吾心內只有此而更无他矣身外之憂悉忘幽禍
亦不欲知也雖不能三旬九食至耳目无聞見吾當
樂於飲肥甘獻粱肉雖懸鶉負陽吾當樂於重狐貉
被文繡雖處刀山釰水吾當樂於上界三清況糠粃
餬口勝於三旬九食弊衣掩軀勝於懸鶉負陽攢嶂

覺積勝於刀山劒水吾何以不安樂心案安樂與人
強說窮愁望其哀憐余所悅者汝書又曰居世之道
宜有若無案若虛大人泛爾居家不裕而每說裕
天道惡盈而好謙今日困戹安知不坐此吾以為此
不然惡盈好謙以德言也吾心无所浮而自滿自大
神必惡之吾在家長說足是余自安自饜而不求多
益之意神明豈以是為盈而惡之有若无案若虛之
以德言顏子雖糟糠屢空人若有問必无若有虛若
案曰足以具饘粥必不向人示顑頷可憐狀汝書又
曰唐子方在論不通家書真好道理雖在至親書

札為是此言良然吾以為亦有古今異義者古人以忠正之身值昏闇之世為群邪所嫉必欲傾伺益禍自處當如是吾則遭　聖明之世群彥彙晉之時當家運之酷而至此雖通書於至親豈有忌嫉而益禍者乎且古人身世有可信之道親戚有復見之期吾則身世有可信道乎親戚有復見期乎與至親結至親緣甚重此生不可復見而並書札斷之是絶也心有不忍不斷亦必不以此益禍欲以此粗信今世者復之

先妣貞夫人墓誌銘

先妣尹夫人通德郎諱弘祥女花川縣監諱緝之孫通政大夫　縣監民哲曾孫　宣祖駙馬鈴平尉奕六世孫以高麗開國伯坡平峯達為始祖世為名閥夫人婉而莊柔而剛正大明慧十八歸我先公事之遜而信一辭無違動必合禮仪事叔姑盡誠敬死少怠處心行事無微細欺人死不可向人道者內外親鄰咸以婦德歸之祖姑柳夫人嚴而有法度淹恃往籍雖丈夫少許可愛夫人殊甚嘉詡不容口長使在側不離慎言語一不及人長短嚴飭婢僕使毋敢以

劣家言ㄧ千私家則以此平生死有以言過過先公
常曰謀及夫人古人所戒我夫人藉以軍国事告死
泄敗理待人一以和順雖見不平事不較務盈已道
久而人益信服處妯娌愈益輸誠意滔其惟心皆令
親愛如姊妹焉而教子女輒依古訓每舉九思九容
令誦而習見過責之嚴不以長怨對食求饌曰豈不
聞魚肉不敢進之語乎見與賤人遊曰與下等人處
亦為下等人在幼稚已令懋誠寔不欺今不得知家
庭瑣事恭其志氣常不以文識任自幼喜看小學烈
女傳班氏閨訓三綱行寔之編諺翻書匊置不捨往

史事行一耳誦不忘平居罕言笑若不長辭今至論
前古賢邪歷代成敗衮ㇾ穆者不厭諸子治八學皆
自敎發蒙至字音清濁一无差誤常曰識字者宜先
辨清濁今世鮮有識者只解平仄不分清濁甚不可
汝曹當辨之吾穆諸兒讀書至言行可法處輒改容
起敬而令復之世俗婦人無不信巫覡符祝夫人性
固不喜且我家ㇾ法已然謹守之門無尼巫單異制
人來往　爾宗父已先公陞通政大夫夫人例封淑
夫人先公已責而家甚窘夫人艱苦萬狀終死苟且
之徑心不以繇毫累先公先公常存退休志語夫人

吾死榮進意夫人能以貧窮不易心夫人悅曰晩達
仕宦不榮而曜子能有志丘壑偕隱願也後先公屏
居高陽三休里夫人不憂乏疏糲而大安之　景宗
元年辛丗冬先公誦密陽夫人隨明年春先公進階
嘉善大夫拜平安道觀察使夫人封貞夫人甲辰二
月十七日以勞瘁疾卒享年五十八夫人蚤喪父母
任氏平安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義伯女賢達義理
敎夫人不遠則夫人晩年病中記父母嘉行甚悉受
篆表於墓任判書誌先公感其孝為手寫鐫石竪之
夫人病篤中致謝曰君子恩大矣願畢矣死目瞑矣

四月葬于高陽先塋丁未先公喪會葬後七年癸丑
九月　同遷葬于長湍松南面屋昌里有五男一
女男汪泰　靖陵參奉汪濟進士汪震早夭汪昺汪
師女婦柳奎垣東俗無葬時下誌事必追埋之夫人
壙誌已後時儻得巨匠高文闡徽德歲丁卯汪濟卒
後八年甲戌汪泰又卒ㄴ明年春家難作汪昺汪師
以緣坐律予竄北塞汪師思至德懿行而遂湮無傳
記大略於精思荒亂中寄宗孫生員世翊令燔青而
藏于墓側汪師幼無孝恭之案為父母憂長不能發
身榮名使父母喜老投絶徼生不復展謁父母祠墓

文辭短拙誠孝輕薄至行徽德盈帛遺芳不能薦萬
其萬一追惟鞠毓之恩報答已不可論而辜負山積
矣天乎地乎父乎母乎子何人哉子何物哉此生此
世可復為子道乎惟祈萬世之為人子有父母者覽
此文而悲之敬此歲而毋忘焉歲丁丑十一月十六
日子汪師誌于冨寧論中

柳孺人忌日祝文戊寅

維歲次戊寅三月十一日丁酉郎我亡室孺人文化
柳氏捐世之三朞也夫李汪師先以正月之五日捐
文于斗南論中託歸使之於忌日代祝痛笑昭祭曰

天邨地匱我依能省君自遠我四瘴燠冷怡雜寇酣
難為晉頃君不復生我誓死訂三生無睽儻如形影
事不諧頗一訣已永人言歲久漸臻忘境我則異是
愈益膠葆如係結紐如瘤成癭不可綸理不可鍼梗
圓嶠舊屋君室倍整一氊一榻一罷一巾隨蒼隨時
有徑有頌使我無警佁畢閒靜數芳之內皆君仅警
而以來北晝思所聽夜夢所歸期為昔往我非返骨
難逾兔嶺悠猶誕想儻目未瞑得見舊房彷徨數哽
如覿容姿如聞笑警如續宿緣豈謂大幸此雖虛合
心若脩使自作憑賴深慰綢頰比歲家窘莫可抶拯

盡喪所使再度糧艇子歸屢乏塵欵生鬻賣屋割贏
為賙飢殊奉主移僑牝欵蓋幷吾汴成空心無據秉
窮極有忍自遣憂恫蓋橘奇遇異蹟有炳里鄰適符
萬一僥倖吟弄風月得襯容顏相視證願惟樂無等
是類重言古說有梗抒此弸結向靈切請灵或垂矜
冥圄其冥烏乎尚享

答明川從兄論洛誥雜書十七日

節所著洛誥雜下書契為者只周公未嘗許王留洛
明農非退老二條已其不合者玆復陳而請亦為康
誥篇首四十八字似不襯只削契可也不可擅移在

洛誥上聖人責及史之敘文況往那後代以臆見何
敢移動況其文與其事於洛誥無寧仍舊在康誥為
及勝那來書曰洪大誥治非治國治民之治以後書
命諸侯往營廟社宮室之謂又曰營洛治洛為洛誥
血脉命蔕蔕則其下當以予命諸侯及四方民仞佯
血執版築為言而果有一言及此乎無一言及此何
謂命蔕血脉乎三月哉生魄即已未也周公於是日
大誥治役如是勤摯奈何名誥歷敘召公周公卜宅
攻位甚詳而於是日已未無一言只曰越七日甲子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云云那乃者非肇始之詞那

已未對四方民諸侯百工洪大其誥而猶未盡故後六日甲子申命之邪以治字為經營役使意不第文體大不可事理豈不抵梧甚宇惟三月哉生魄洪大誥治云者豈非此一日事宇康誥豈一日事豈不著題乎治誥自三月乙卯歷敘數日徙復至十二月戊辰而結以其後七年則以一日之誥治為首章豈非題外乎誅管蔡後即治洛由治洛而徙殷民於洛封康叔於衛而誥之少無不可而來書曰其封太徐遲而命於大役方張中必無之理豈固不知其迹而且以第二章首直曰孟侯下文又曰在茲東土者似前

已受封至梓材三篇亦無方封誥孟其封已在誥武
康日今因康叔統侯甸男邦采衛而至故周公因其
大和會誥孟侯以治道事理當然且於彤邑再昨丁
巳已郊矣昨戊午已社矣命庶殷赴役在六日後今
則四方大會上下無事故進孟侯而誥治正其時也
何以謂不遑他事之時也獨命孟侯者以甲子朝用
書觀之周公只命邦伯不及庶邦家君王氏以為公
以書命邦伯而邦伯命諸侯此亦獨命孟侯則侯甸
以下自當環立並稽而亦孟侯當申命之豈可以無
語及侯甸為治誥文乎洛誥有語及侯甸乎來書曰

侯甸男衛非但康叔已統乃天下四方之侯甸男衛
是大不然治洛雖王都大事聖人役民豈如秦皇漢
武作阿房建章竭天下之民其財邪洛治東都康叔
為孟侯統東方諸侯率其民近洛者而赴役而已故
命孟侯則會洛者皆舉之矣今曰康叔統東方侯甸
而已天下四方之侯甸男衛何與於康叔誥命云者
恐秦漢周公也篇首只舉侯甸男衛其下只告康叔
為首尾衛決此如命將出師之辭首列千夫長以下
六師之大集其下只舉元戎而命之有何衛決來書
曰洛誥無此四十八字直以周公拜手稽首復子明

辟起頭則突兀無漸不見下文之前而讀復子明辟者果指何事耶是尤不可知無此四十八字則讀者始見明辟字意謂必指成王見下文又果然若有上文則善讀者銳意欲見其下詰治之語意謂此下將如士殫幷之營成周予齊高子之城魯宇訐丈數予書糇粮宇及讀下文乃橫恚曰拜手稽首復子明辟必大駭曰以周公之尊由四方大和會故乃拜手稽首耶復子云者詰治之訓耶天子諸侯通稱辟而謂明辟指侯甸耶采衛耶如相維辟公百辟為憲之辟耶且觀其下終無一字詰侯甸詰治之語只是與

成王往復語終莫知其故矣其衝決矛盾何如邪曷若對四方諸侯進孟侯誥之而所誥皆治道之為切比邪秉書曰置此於治誥上而後復子二字方有著落來歷無生受之病其後百復其文終無悟為何意也康誥三篇為成王命的然且既編在歸禾嘉禾之下召誥洛誥之上則後人不可任意移之其意甚嚴四書諸篇無一顛倒則何可以淺見獨易此三篇邪王都廣矣一地置二君之教誠然、觀康誥酒誥自外庶子訓人正人惟君惟長候甸男衛至太史友內史友百宗工以下康叔皆統之則管叔既有才矣既

兄矣既不知其將叛矣而所領何人所治何事也此必無之理而管蔡既誅始封孟侯豈不較然周公聖人也已在十乳中雖第而託成王不託管叔固也至於監殷豈輔王之外第一大事也重任也孟侯之任不歸有才不叛之兄而歸康叔如輔王之不歸管叔而歸周公云者果成義理乎漢書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說何可信大史公去古猶近而紀武王專以赤烏白魚之類為辭周時事尤為秦人所滅不得傳孟堅後太史柴二百乘何足以知之設有據武王始封康叔於近衛地至誅管蔡後周公移封妹邦至營

治大會時乃敘詁之事理或然此何足為武王所詰之明證守以梓材稱康叔為監觀之可知三監死而康叔為監也若武王已令爲四監則三監與武庚扇亂時必惡康叔之不足先相圖之其時事必大顯於群書豈只見於漢書寒ㇾ數句乎武王封四監孟侯不歸管叔而歸康叔殷之侯甸男衛惟君惟長小臣服休服采圻父農父宏父皆令康叔治之則管叔蔡霍無一民一事只令其身往于監之如漢之諸侯相內史而已三監之亂康叔責任如是重大則其不能裁制禁抑只不足而已則此其罪當先管蔡誅矣周

公何為而善之也以誥語不及武庚譲睨是武王弟不是成王弟又不然武王之使監。何人也監武庚也當有使監之戒成王時武庚既誅封微子於宋則古人忠厚之道豈可如大誥方討之辭字多士多方專告殷武庚扇亂之人者而竟無一語及武庚如誥康叔治衛使之作新民而已何必甚說武庚如誥所謂習狄於荒閼手秉書曰三叔之監必有教戒而以教戒不驗史不載錄是以功利責古人也王之誥戒丁寧三祟不遵至於扇亂則史臣尤當載之以示天下後世豈可悞不驗而諱之耶蓋武王時一戒衣

天下定而晏然故武王只有訏討時恭誓武成而已
矣封諸侯事甚多然無一詰戎至武王崩成王立多
方扇乱之後周公始有八誥耳據此尤可見康誥之
明是周公事藉康叔封於武王時其時必無所謂康
誥者左傳定公四年晉侯合諸侯召陳衛祝鮀語萇
弘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夘魯公云云
命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虚夘康叔云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虚祝鮀博古人也去周公不遠明知當時事
而其言如是周公之封康叔豈不明甚矣開創戎殷
之大功皆歸文王而不舉武王者孟文王享国五十

年已受命勞商武王崩而楷之而已周公諸書多如
此只敘戎成王之書但舉文祖不稱武考多矣今告
康叔只說文考不言武凡不忘為怪寡兄勖三字果
是難通然詳其文其所謂勖者不過戒殷時事工文
既曰戒殷受命則伐商事已訖於此二句克商後厥
邦厥民既皆時叙則戒殷時已久遠矣其下文乃曰
寡兄勖則此是武王已歿成王已立之後周公勖其
後事故汝封得安在東土也以此謂王莽所不為無
已太過乎古文不可擅移此篇既在嘉禾之下周公
八誥之中則明是周公誥而已大體如此如此文句

有難通或有闕文誤字亦不可知忠孝之道只闕之而已則可也豈可以此三字之故不能目見而耳聞者肆然擅移古經字公無因我說教意周公每以王之都洛若請固好弟亦始有此見而難於改哉作我教以哉求通之而已四輔留洛之說若以成王令周公治洛為介司任則蔡傳得矣若曰成王請周公中又行天子事終至誕保文武受命則蔡傳失矣試詳之彭非介司也第其執事在哀時必各是已見爭義理文義使傍人觀如相怒而血戰者無虛日是以謫来後無時不忍此事常願或有生希承拜日怡愉之樂且不論若

得處爭論至見于頂可作此生至樂既不可面拜以書相難亦可以為次樂故如是通辭之乞復賜明教焉

寄女二月十五日

汝生七玲我別汝〻別我汝雖妳斗乃知孝無願離遠爸我衷心腸輭每欲寄汝掌裡珠一采常玩不足久別可耶一月二月已是六〻三十有六月一日二日積至十日百日已是一千八十日古聖人曾厄父傳大易繫辭云亂之榮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此非胎臆說傳會事天地變化往

來雖合少自然精微奇又奇巧又巧此數三倍成一千八十我別汝之別我已與此數合八卦三十有六宮宮之皆是春月數且合此我汝之我各圖春澤仁常時一日見不能一斗腔血頃刻枯渴欲五升四升日一升不相見我心方一寸却能成六七升別此久我骸幾尺能不朽我從來此後安樂無與偶享境非人賴安樂性之外情之外不知謂駭願知者謂心大乃吾有所然我蒙　聖人恩偏霑蓋凍餒困瘠恥辱殃害秖見可樂快不見可咄嘅千歲千之歲長祝日四拜但知此無餘累穩巢脫粟可望徒糠溷木皮色

味性覷者室倒良久抱鼻走旬月口角楫一尺涸沫
吾心樂胃口大呀象臼確瞚間刖八如江海盡吞谿
谷將溝澮布衣百縷綿脫蒻寒風砭骨類錢鏊無情
北人強若為癖惻吾心亦為樂北人為室屋大抵昉
夷幕周西似獸園中以土堅垩烟熏黴如漆衣膚腐
裂坼無具廢信縛十偶九顛剥夜臥從梁踈默數星
辰錯二十八宿循黃道五車莘蓋皆糸絡歲填金水
榮惑進退盈縮聚珠聲軒轅十七當中根威德尾捋
三能閑口向張翼紫徵衛統文昌翊輔之彗之拱北
極織女跟天津望牛郎拋拔轂犖俱脉之無人猶指

点剉喜慰寂寞但恐膝六玄冥一失睦播威肆虐恣
搏偏欺窮人事侵偪飄雪歐風紓踏蹴巫筑胡笳熏
勢力收馬隊鵾嵇阮謳屋人間之公煞淚下如涑潦
二千里外雒人能不肝臟蝕我皆不為憂隨境猶幢
適先耕劑和八公鍊搗抽萼雪調瓊玉間雜脯鴦瓜
東王母盛蟠桃出閬苑浮丘敲灵芝詮蓬島羅列青
玉案籍以蓮莘裝七寶勸我盈量受我心不必勝此
和鹽粒麋好西蕃有鼠毛甚密緻為布色如雪微垢
投大坑不炳愈皎潔揩千扒腋成一裘先徐炫耀難
仰曄齊客學狗如真狗唬。閻嚞出八秦藏無人審

七襄機中却雲錦蘭香綠萼睹手品製為衣稱穩甚
著之夏涼冬覺煖使人不熱不寒痒(?)善慧第一法寶
木綿僧伽梨袈裟一服脫苦海成佛陀祖々相傳々
至二十八祖曰達摩来東土為初祖復傳至六祖曺
溪大鑑慮慧能以此諸寶衣全玉為籠筍珠璨為絨
縢仙翁佛子貴人玉女相聲長跪巫我心比此敝布
單衣無所增中天臺五城十二樓處々瑤華曲々瓊
流三千大千中希有世界在西賀洲全銀琉璃硨磲
碼碯赤珠頗梨莊嚴淨脩是處大有清涼歡喜心菩
刹不墮三塗輪回憂令我一跳到彼岸我心較此沙

積土屋不為優此心何以何為誣　聖澤沐　恩波自頤及踵一毛一髮寸肉寸骨無是處不被　仁德加舞　仁德歌　仁德樂莫樂更無他是外萬緣都付忘不須問憂惱嗔恨少與多唯是思汝一念莫被除念、相續俄復俄甚似有源水流者過後者至無輟止又甚似深根木千、枝萬、蘖生不已又甚似曆家筭日洽氣盈朔虛成閏成章周復始吾既忘情此曷加此細思量汝雖幼性慧透也能知我心所有感　君恩祝　聖壽我長誦不祝口自能知我心已在七歲時真書誦書此六字勤封裹寄遠而一字一

字皆端正一畫一畫如沙錐儘然老成智頗有父範
規矩既妙章又奇父子倫之首可道不愛慈爾若有
慈毋吾意可少馳毋歸九原父在邊爾生良可悲先
可悲後可樂後來福祿為汝祈千種福萬種祿伏乞
皇天上帝都賦綏伏乞皇天上帝不悋惜盈其之室
家榮子孫昌壽命長富貴隨一言一動合禮儀不問
今人已知大家兒

寄示令兒二則 二十六日

汝所書四壁几案警身語皆甚切緊知近日用功益
力有方喜甚第其中忍字吾不好之吾常謂忍非美

德張公藝百忍字非敦族之道忍如防水終必決之
其勢必益悍公藝之前必以和恕而同居公藝之後
不聞同居必以忍而不能終保也是吾恒言汝宜聞
知今汝亦曰非如張公藝之忍也耐苦心不毀耐煩
惱外誘近之吾以為猶未善心不可苦真西山刻苦
功夫語後仅譏之是也煩惱外誘只當各付物而消
散之不可以忍耐此如佛家所謂忍波羅蜜忍名為
戒住於忍忍之說甚不可也唯慈則可容而不可消
散慈如火欲消散益熾故容之容慈如撲滅火不令
復起亦與忍而藏蓄異汝有一時橫逆觸激而容忍

之則宜矣武王銘小閒不忍終身之寤是也汝以今
顛沛困厄而用力於忍則得矣孟子所謂動心忍性
是也至於予說為孝之要則吾意終以為未安汝心
謂何更精察而復之
汝與民翊論心書吾意民翊得之而語之或不精矣
汝言古之教者必於學校故非僻之心不得干大率
然矣汝又曰外學校之前已為善人雖非學校為善必有道矣汝曰心之擾汨混濁者
若不大下力驅去其能去乎却大不可養心之道當
優游活潑切不可著力驅除汝又曰心之存亡出入

不能執持發於萬事者安能一之檢束是尤不必心不可以執持檢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言收其已放之心反復入身束而已非執持檢束之謂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者舍之對只存操而不捨之謂也亡非執持之謂也求之操之之道孟子養氣說盈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而已若欲執持檢束則其害甚於預期助長矣是以大學正心只去其忿懥好惡憂患恐懼等不令不在而已若欲執捉有告子疆制之病蓋古人治心頗子不遠仁孔子所論顏淵造次必於仁忠信篤敬長

今恭前倚儼而已此仲尼顏淵所樂者也初何嘗有
刻苦矯制之意民翊昆淪融合不主一事云者是欲
作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之意用語失當正氣感之則
正邪氣感之則邪是指自外來誘者有邪正非謂源
於性之氣也不必非之其所論禮之語未發意之豈
捨節文而只欲行祝史事乎橫渠必勸人先學禮而
謂心有依據甚善言今去其語之病取其意則好矣
心卽性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一部論語無
聖人說心一句則初學之爲學不當以心爲事可知
民翊所謂以心攻心適見瘢痕疊起者吾甚與爲

讀滄溟鳳洲文 三月四日

文章之盛莫盛於六經皆古人所以躬行心得而發以為言者無意於工而自極精微不用心於藻華而自然絢繢燁如蓋質先於禮而儉後於素也由其自得而不藉於外故六經皆一義理無一言一句之相蒙飾而為奈西漢則有醇庳雅駁之殊者要其自成一家不相沿掇則一也今觀滄溟鳳洲文果有一字一辭之出於己而不倫竊者乎古人已道者便剪狗也筌蹄也語愈奇愈麗而愈臭腐矣二子皆偷古人文句奇麗者成章如優孟假衣冠臺居任其能有

自得於心者辛錦穀後倚有經有綿有絲有理文之以傑儒昭為貴也經綿絲理誠治而無錯絺綌布行之賤皆可以御君后而俯稱黼矣二子貧錦繡尺寸於千家萬箋而成衣雖炫耀於街童市傔之觀終是窶人乞兒之服也歐蘇曾王單而二子生平吟視而嫚傷之欲不售一錢者然歐蘇曾王之文雖有脩於愒夷之偏而皆根於六經有典有度可以用世而有濟難與二子同世論也使歐蘇曾王見二子之文必嬰孩之彀穀之不忘脩於劉幾單也劉幾遺跡蘇而轍璟逐而無傳二子得自建於季世擅一世之盟是

由於有幸有不幸二子之豈孤於六經以其聰穎淹該必字誦而行通之然亦窠學亦窠滑如貧人過富家而數金玉說錦綉雖抵掌津津辨別明快終屬在它人者無一銖一係之益於身也是以二子之文雖驪車駢字車竟謂之無一言之可也是以文章之妙以立論之正為難而二子所謂立論者皆無主宰無定見徒以古人句語妝之耳所自謂主宰定見者皆空華而荒中者也然二子以聰穎淹該私自標尊擅一世之盟當世天下之人仰二子如景佛散華盛風儀世其勢焰之及乎今不衰吾是以知天下無正

見而浮世之易詘也是以西狄之語皆獃語也不案語也驕僭幻妄語也能終古而易天下之俗者以浮世之易詘也世或以二子文險澀鉤戟為短是却不然固果有褊而不周緪而不解之疵而能有案得行於險澀鉤戟之中不害其為文從字順故短在沿襲無案不在險澀鉤戟也不獨二子吾常謂有明二百餘年無文章雖有體格調響之不同則其無案蹈襲之病皆一律也遼是方逖志王彭連輩傳於經術者雖不一循文章畦豁平案多可諷者

讀東坡清風閣記八日

老大學士全套茶園口氣可憎可厭文人固多戲柰
西漢人雖戲何嘗有此陋習史記曰者傳頌有自莊
來者古人謂後人擬撰是也

柳孺人亡日祭文

維戊寅歲三月十一日丁酉即我亡室孺人文化柳
氏棄世之三朞夫李延師晨興設位痛哭致辭曰於
是彩帰必習治舊薦之余亦已走文于京使及是日
明告悠心猶不能已言猶有未盡道茲具飯羹蔬葅
叙短言而若相對酬報余年久已過五旬而未見孩
今聞大兒婦夢協大人之占孤嫠縈鬱之域眉始舒

捫而顧將弛衣眼或忘自交簾但恨不得與君相顧
指腹而憙徵月而收小兒引歲病苦而不克來覲幼
女久痢成疳而玲瑯頼孋異時子女之疾我要醫而
講藥君調粥餌而當搪旋復八而捼頭揩肚驗氣候
息而斥侵斥徊忩今孤弱靡告而猶自罹殤心一日
而氷與火百回交仍猗君在天昭罰之灵必送祺瘼
瑞兒而俾後孋昌唯此疾病之來閱一時運尤而有
不可相幫或以賴陰相之力而徑底吉祥宥孝令孝
之名始改為建忠慶忠同堂有先以翊字改而題主
者不得已復以建翊慶翊為改而與諸從皆同顧此

窮窘之辰簞瓢屢空匪筋無以致潔今屢滌吾飯盂而盛飯以舊儲蔬木花園洗而為蔬剔木為筋而不用匙祈灵其惠臨饗假而弗嫉弗潔於庶尚享

讀庾陵文三月十二日

此老學博而心和文亦平寔行餘此人所不可及者後人無其學不得其心徒欲效其文故皆委靡茶然可哀已欲學此老者當從此老所學處學豈獨此老文凡學古人當先契其人所學

讀庾陵稧訖十三日

似此短章當如先秦兩漢諸子口氣太文夔平行意

雖新奇語違體制此之老嬭唐末險澁病而過之上
偏所以来王李軍謨詆殊可惜也

讀南豐寄歐陽舍人書 十四日

所論後世銘誌不宗之弊甚悉甚正而曰非當道德而能文章者則書之非公與正不足以行世而傳後其言甚善而甚易知世之知此者蓋鮮矣余昔見藥溪李尚書請墓道文曰窃見近世臣匹文藁他文雖或偉麗至墓道述可觀者絶希蓋人持所謂家狀来悉記細行覩俟庸碌而請無涌畢見不敢遠而並藁採敘譔不敢自作主張所以絶無可觀者蓋東俗就

人情太勝且畏忤於人雖有氣節自厲者不敢如韓
愈載之還俾幣帛碑誌將以傳後而此何足以傳今茲
所請唯以文簡語直為辜一字無以循人情低仰也
蘗溪称善久之因曰後世碑誌之不古不獨就人情
而然文氣亟下不知輕重去就故也史漢之長每傳
人先標其人性行數句其下數百千言皆由於此之
如画家傳神後人無是眼目無是筆力狀每人之德
畢具百行所以委苶無可觀余應曰是固然此不獨
文人之罪亦後世無此人也古人必有一段偏長處
一生所為皆從此来其過人處亦以此過差得罪亦

以此後世不然風氣日漸人不能自立惟以輸俗爲務壯強梗者恥其短於寬柔示人必以寬柔温和者恥其短於剛直示人必以剛直此非若古人以矯帝矯性直諒亷潔圭角儁偉肩終身無悔特非帝之辜書之無可以感動人心目者是以世無大賢亦無大惡此所爲味者百家薈腊蔬醢之殘柔捄陳者投和靡爛而成食之雖不甚爽口宗無一真味不知爲某魚某肉也此又其後世文章相似古人爲文屈原長於騷子長於文長卿長於賦藺李長於詩皆長其長而不恥其不能偏至也後人稍知爲文辭先慮遺

稿中一法之不備皆依樣效顰必欲窮治亟通而才殫力屈無一藝之瑰奇此後世人集文之相同而俗之陳靡者也檗溪擊節索歎以為至言偶閱子固文有所感並記是言令後人知世俗之變亦令勤若為蓽陋拿者知循情求文之無益而不可傳也

論南豐文 十五日

學遠而語詳讀其書可知為君子徒然為文太纖委曲孟當時風習蔽之爾乎此無此法唐之李習之之徒啓其原亦何嘗如是縈縈若其宜黃縣孝記能於濂洛說未數前矧已見許源論辨明快純正非資

識絶高惡能如此之後来文人所以不可及者

讀臨川芝閣記 十七日

小品文有大册勢零瑣語葵大識解結之簷棠有味此老每篇能作有用語於無用地奈何及不能自善其用也重為惜之然法之善莫善於大明之制盈本臨川臨川誤国蓋不在法在今人之得以訳之雖聖人無奈法何明道所謂諸公両分其過者真君子言也

讀元美胡元瑞緑蘿館詩集序 十八日

元美序胡元瑞詩曰天不靳人以材而人頗取其凡

者氣之流行無所擇而取其濁者與弱倣者古人不秘格於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不秘其殼色以供吾詩而胖取其蠢呿者色取其黝霣者衆曰吾接吾汰其精而英者情自吾發吾不衷其肺腑者夫氣之流行非所賦而為材者乎情之發猶非材乎在天成衆天不秘之殼色非衆中一物乎欲文其言張皇辭柝炫人心目宋不知文章原於孝故言之粗率橫豎如此然其文多偉麗燁然者結語亦微婉可愛比淊溟特勝之其字句之標窈陳陋即八頭之錯而平生攻伪何足責之無足更訟矣

次韵子姪寒井聯句有序 十九日

皋伏有北来事祇在歌頌　聖澤無餘念ㇾ獨以子姪憂子姪聯句詩来皆警策無凡語直欲突過古作者已足嘲而詩名懋敦孝誠身苟能尔吾何憂步其韵志喜復益勉無勤汝書識之

諸郎文藻落先歙塞雲櫌喜浔英瑽璨愁排亂喤嶢掇奇該隱顕彙博涵廉饒威鳳愛雛鳥美金彩擢礛月規銖淚佶星過釦光槭探穴齊櫻虎尔風競峯帆論心志於穀見利畏于嘉詩禮勤推琢瑜瑕以古鑑八龍無殿最五馬亘淵監宗業期粹盎浮華勿窮嵌

服畬依典訓中律謝誑詔責治思妖雅倚辭儗立誠
振沈宣角羽磨切薦琅璣韵勁承麾卒訓績並軛馳
盟壇爭主歃敵塁肩陵修卓聲畦蹊絶踈横稗莠芟
老成羞冢鏤恒疚保膳緘元季難凡弟嚴敦免謗讒
席珍要蘊櫝庭玉劇防鍰屢諷香膺頰乍着鐵作衡
美姿匂篁杉全鼎適酸醎八室須聞道題門宜免風
搏扶遠鶯鶗超乘出殺函異寶波斯列真工造化剔
堪誇停峙鵠詎雜雌雄覺異苗矛楞角洪濤喬瀚瀲
嗟余従棄斥於世不尤嗛頌祝登虞夏雖虞處激岩
美衣贐結温華倉耘和杜璘里烏鬼彪朝曛吼贐麌

身名付塵劫　恩澤沫霶霈混沌同聽視慷恩盈鏟
鈐但愁兒姪庶仍遠父兄感舊訓忘尋繹兄言恐諭
諭未期諸子懃難禦百憂椮詩到知尊道喜淚起正
衽奮毫題和藻頹景下高杉剡恨歸無日何由手奉
摻執徑趁競難但席丈僊巫老馬先孤竹庶能助鼓
僊

次韵子姪城南聯句二十三日

窮居何所賴甚喜汝言佳朱瑟俄三歎秋河決兩涯
書劉子驥塗溫許數蛞蝓璞磏寧藏壁夔繁認甑芰
錦幷妝翠檻雲霧斐丹崖霾敉保端匹鑪鏈一竅骸

可干真宰泣寧沮俗流排廣樂雲中滑驪珠眡後楷
嶠窦已塗瑰溝遜網江淮擂鼓催春夢鞭風工泰階
冥捜焜雅頌高蹈絶遥哇靜諷當軽機孤心理亂棨
甭能明趣舍吾且示模楷雖解脩治既宜加警策皆
當知千丈跌元自一毫差磨琢殊金鐵權衡異鼎釵
層塗由奮貫行淦致褒懷攻石成良玉扭慇化貎射
守雌期混俗為德速傳稗業不當時立年能異志偕
垂枚成罷梓聶葉守宮槐四海同心理一堂好匹齊
養身當檮檀善念刋禾黍忍性恒存疾操心一運鞅
細仁亘廣大徼過詎藏蘿徒善芬華吐何殊乳稚吮

庭蘭滋無術風荼動難捱杜口掩臧否洗心就潔齋有言皆痛切銘骨莫遠垂慎勿拋塵篋藏懷寫契諧

又論王李文二十六日

王李文躰之失蓋其急以為理勝則聲不脩辭脩則理不勝只當辭脩而不可理勝不知辭理俱到為真正文章故終不作一實語李送王元美序曰李獻吉視古脩辭寧失諸理今之晉江昆陵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惮於脩辭理勝相掩攸豈以左立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云云脩聲立其誠非周易乎周易豈不辭理俱到而只脩聲乎左

丘明豈不原於學乎豈嘗標窃前人文乎司馬遷豈不原於學乎豈嘗標窃前人文乎欲學左丘明司馬遷當學左丘明司馬遷之所以為左丘明司馬遷今王李不學左丘明司馬遷之所以為左丘明司馬遷而只標窃左丘明司馬遷之文句被誤為辭勞目攘人曰吾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是豈非癡兒效傚長者行動而強作大言者乎檀弓順而麤考工記險以麤剪燈新話順而陋王李文險而陋

讀香山洛城池上篇四月初六日

人奇也奇革奇語奇文奇千載下秖令人奇羨元美

曰藉長公云樂天拿之可及唯風流一拿不可及余則云風流亦可及唯眊進退不可及余則云眊進退亦可及唯其命數不可及

讀歐公祭文諸篇十日

此老祭文篇之可誦識古氣醇冗常行語截作章句自然詰屈鏗鏘勝人奇字點竄後人不得其識其氣徒欲放其文靡漫腐爛如仗枕須獷人謔囈語然馬錦之文如天地生物色之異姿此老文每篇一律皆歐陽子之文已所以莫望於馬錦雖好之不可以不知其偏鹿門謂昌黎碑誌多生割唯歐公深得太史

公筆力此說無異童觀然醒人德行文學咸仅言語政事弟子各得其一躰皆足以濟世長民子長文神化萬出歐公得其行餘平暢之一段足為後来罕敵之瑞

江工烈孝女傳

烈孝女不知誰氏子故刑書鄭載橋家居在銅雀江南三十年冬有一童子行乞至其家貌甚姣年可十一二從一僮年亦差一二長而又纖好可喜問其族不荅但曰父責逋収南方與一賈為帰賈利其得戔諸路寒兒逐無依至此仍泣下載禧悲之若為之舍

諸門傍聞壁一嫗老無睚聞兩兒者昵ㇾ語異之即
閉息潛聽幽嗚嗚咽不甚明白大畧皆要雛甘心語
而已一兒若潛出移時返曰訟得矣賊今宿僧房庶
第幾舍一兒大哽塞曰三年腐心今始遇矣一兒曰
狼子但泣已乎天將曉矣小緩復失之即綷ㇾ然有
結束聲戶開喋ㇾ然時月白加晝嫗為之髮盡竪而
年老鈍劣惧不敢跟天既明聞僧房庶果有人殺一
客商而逸遠近衆觀刀函胷不抽刀四射而首其街
觀者莫不悚然色戰嫗以告載禧載禧為之大恚流
涕曰即纖ㇾ一皎女乎乃其狎ㇾ何義烈逢人輒以

為語竟不知所之

外史氏曰有若孝烏有若烈烏太倉有其年若是者予即十一二而前三年此固未十年即戎者也將飢飢寒暖不自適其遠水大不遠矣嗚呼此何人哉其處心之周投機之捷奮手之勇滅跡之智無殆鬼神乎或曰父子天性則其婢亦奇矣婢誠奇矣非烈孝顧安有此婢其鑑識恩結有以取之為不知誰氏子而發跡於江上故曰江上烈孝女云爾